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七十一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門下侍郎十一 中書侍郎十二

僕射十三 樞密十四

左右丞十五

侍中一

白貂蟬之貴金貂之寵漢書曰侍中以金蟬貂冠也金取堅蟬取潔貂取温也 喉舌之司應璩曰侍中喉舌萬機 珥貂見即貂冠也 佩璽見漢官 入侍帝帷出負國璽侍中 親侍帷幄山濤爲侍中親侍帷幄 血濺御衣晉嵇紹爲侍中王師敗百官皆奔惟紹不去被害于帝側血濺御衣及定左右欲浣之帝曰此嵇侍中血勿令去也 七車漢武

時張寬爲侍中從行車第七車有對星之事

三代 漢憑魴字老孫父子兄弟三代爲侍中

七葉 金張之家七葉爲漢侍中

鵕鸃 漢書侍中皆冠鵕鸃戰國策曰秦始皇破趙得以賜侍中

重席 戴憑事見講論門

四代 晉吳郡陸仲元晉太尉玩曾孫也自玩至仲元四代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也

密近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也侍中便蕃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寮之中莫密於茲也

桑宏羊 年十三爲侍中

辟強 留侯子張辟強爲侍中年十五

從容諷諫 張衡拜侍中恒居幄內從容諷諫拾遺左右

漢尊儒學選在戴憑 晉任愷貞事先嵇紹

居金貂之貴孔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顓判省事 百官志

自露布

以上乃審其餘覆奏畫制可而授尚書省行幸則負寶而從版奏中嚴外辦還宮則請降輅解嚴皇帝齋則請就齋室將奠則奉玉幣盥則奉匜取盤酌罍水皆洗酌泛齊受虛爵進福酒皆左右其儀饗宗廟進瓚而贊酌鬱酒既祼贊酌醴齊耤田則奉耒四夷朝見則承詔勞問臨軒命使冊皇后太子則承詔降宣命慰問聘召則涖封題發驛遣使則給魚符凡官爵廢置刑政損益授之史官既書復涖其記注職事官六品以下進擬則審其稱否而進退之百官志

武德元年改侍內曰納言三年曰侍中龍朔六年改門下省曰東臺侍中曰左相武后光宅元年曰納言垂拱元年改門下省爲鸞臺開元元年曰黃門省侍中曰監天寶元年曰左相同上

平治尚書省滯訟 魏徵為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素不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進鄭國公

帝嗟其言 王珪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王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王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為陛下以為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

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 張行成遷侍中兼刑部尚書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杜未萌帝

然之**位上衮**竇懷貞再遷侍中方太平公主干政傾巳附雖日視事退輒詣公第判取所欲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貲鉅萬諫者交跳不止惟懷貞勸成之躬護役作族弟維鎣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較尾木雜廁工匠間使海内何所瞻仰乎不答督繕益急傳三十四

諸司奏議悉心糾駁張文瓘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諸司奏議悉心糾駁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乞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則皆報可傳三十八

諷獵魏知古先天中為侍中從獵渭川獻詩以諷手制褒答并賜物五十段明年封梁國公傳五十一

不可以賞功張九齡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奚可汗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寇陛下何以加之遂止

請出二息

補外源乾曜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弁求京職俊乂率仕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仕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曰乾曜身率庶僚以讓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兄仲三人在京司者分仕于外由是公卿子弟者皆出補列傳五十二

賜妓樂奉朝請馬燧拜司徒兼侍中賜妓樂奉朝請而已與李晟皆圖像淩煙閣九年十月自來朝詔無拜時李晟已卒帝顧曰尚記與太尉晟俱來邪令乃獨見公因悲涕燧亦疾而仆帝親掖之詔左右扶去送至陛遂乞骸

倚侍中如衛華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衛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五代史十四

賜宸扆台衡二銘馬燧事見銘門

特免十死劉幽

求拜侍中璽詔曰頃王室不造中宗厥代戚孽專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皆幾于難幽求處危思奮翊贊聖儲協和義士衆珍元惡國家之復存繫幽求是賴厥庸茂焉朕用嘉之雖胙已土宇而賦入未廣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宜加賜實封二百戶子子孫孫傳國無絶特免十死銘諸鐵券以傳其功

得蒲萄不食 陳達叔事見蒲萄門

頡利懼而走 楊恭仁授黄門侍郎尋為涼州總管俄加納言突厥頡利率衆數萬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也虛幟示之頡利懼而走

諫金塗九鼎 九鼎欲成用黄金塗之納言姚璹曰鼎者神器貴在質朴豈待塗金為俗雕耶

請率先百官出任刺史 張安中則天嘗與宰臣議及州縣官吏納言李嶠等奏曰臣等謬膺大任不能使兵革止息倉府殷盈戶口尚有逋逃官人未免貪濁夙夜惶懼不知啟處伏思當今要務莫過富國安人富國安人之方要

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臣等請觀近侍率先具寮帝嗣立對曰臣以庸愚謬膺獎擢承乏外臺雁當盡節於是帶本官撿校汴州刺史舊史

真宰相

常安石知納言時二張武三思寵横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下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為不及退告人曰常公真宰相

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

珪遷侍中帝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妓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心腹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至樞密責以忠効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罷

韓宏

以功加韓宏宣武節度憲宗用兵淮西拜宏行營都統使汴兩河元濟平以功加侍中上書戒中宗中宗復位以桓彥範為侍中上書戒帝曰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承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為重令皇后無居正殿干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挺直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宴從官賦詩御史大夫知政事李日知卒章獨以規戒睿宗他日謂曰嚮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焚藁高儉為侍中進上詳整凡有獻納搢紳皆屬以目奏議未嘗不焚藁家人無見者甚得大臣體郝處俊為侍中自參綜朝政每與上言議必引經籍多所匡益甚得大臣之體以應對舊史諫廢王后韓瑗

進侍中兼太子賓客后之廢瑗嘗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所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去出楮遂良貶澧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悖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點白傳致有非昔微子既去商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

王侍中在 唐王智興曾自郡齎事赴上都宿鄆城逆旅遇店婦將產兒二人入智興所寢之舍驚曰徐州王侍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後五歲當以金瘡死智興志之及至期復過店問婦所生子云近因斧傷已卒矣廣記

中書令二

白鳳池晉荀公曾為中書監除尚書令人賀之荀曰奪我鳳凰池諸人反相賀邪雞樹中書省有雞棲樹專車之貴晉和嶠為令荀勖為監例同車嶠嫉勖邪諂先登車專席而坐不容勖勖乃引倫車監令異車自此始也隔座之榮異錄紀隲為中書令父亮為尚書令每朝會帝以雲母屏風隔其坐也丞相之上應劭注中書令位在丞相之上儒宗晉賀循字彥先為中書令時朝廷凝滯皆諮焉為世儒宗同處機密晉陳准為中書令張華為監准與華同處機密而雅崇華每至直月有詔書無大小取先示華華了不指意華得詔書不以示准孔中書省令二人正二品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百官志凡王言之制有

七一曰冊書二曰制書三曰慰勞制書四曰發敕五曰敕旨六曰論事敕書七曰敕牒皆宣署申覆然後行焉同上

置降匈奴五原塞温彦博為中書令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彦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扞蔽與魏徵廷爭徵不勝其言天子卒從之後突厥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

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房玄齡太宗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賞以如晦等功第一餘皆以次叙封拜帝顧羣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有諱各為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未諭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兵敗不振今元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列傳二十

寧藉多人隋元起帝嘗宴諸王召元起與從容謂曰

仕卿中書寧豬多人哉俄拜中書令猶知門下省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省帝欲立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許敬宗數勸長孫無忌厲色折拒列傳三十

改后者請更擇貴姓褚遂良高宗將立武昭儀遂良諫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遂良曰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耳何遽忘之翌日復言對曰必欲改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乞歸田里帝大怒引出武后從帷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

諫立武后來濟遷中書檢校吏部尚書帝將以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姒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

問馭下所宜來濟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

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擾故濟言及之

問天與帝異稱 邢文偉爲內史后御明堂詔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總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能對

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 王及善留拜內史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持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時二張怙寵每侍宴無人臣禮及善數裁抑之后不悅曰卿年高不宜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及善即移病餘月后不復問及善歎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遂乞骸骨猶不許改文昌左相同鸞臺三品

以中書令執政事筆 裴炎改中書令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

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元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列傳四十二

自裴度以勲德居而敏中以恩澤進 白敏中加中書令自裴度以勲德居而敏中以恩澤進列傳

獨不詭隨 蕭至忠為侍中中書令時楚客懷姦植黨而帝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弼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我列傳四十八

中書令辛二負 張嘉貞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為侍郎及皆相說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說代其處嘉貞銜悔謂人曰中書令幸二負何相迫邪傳五十二

中書舍人後十年為令 嘉貞其始為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座後十年而為中書令

校中書令考二十四 郭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

詔乘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 李晟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密言晟不可持兵帝感其言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見晟備冊禮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乘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賜良馬錦綵千計傳七十九

賜錦袍 魏元忠拜中書令當朝用事羣臣莫敢望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及還帝爲幸白馬寺迎勞之

姚崇遷紫微令 固辭賚封乃停舊食

上事鑒十章 張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

令君四俊 張嘉貞所薦苗延嗣員嘉靜呂太一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

賜詩 裴度拜中書令上已宴曲江度不赴帝賜詩見詩門

長得卿在中書 舊史薛元超高宗時爲中書侍郎特承恩遇嘗召入與諸王同預私讌又重其文學政理之才嘗謂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

自舉一人　岑文本善文辭李靖為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譴罷溫彥博為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朕自舉一人公毋憂乃授文本侍郎即專典機要

副貳　舊史崔沔當官正色未嘗撓沮拜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令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帝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事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為濟理豈可俛默偷安而為懷祿士也自是每有制敕及曹事沔多所異同張說頗不悅出為魏州刺史

尚書令　三

白南宮故事　後漢鄭宏為尚書令前後所有補益政者皆著之為南宮故事

以奇才拜

擢 後漢張安世字子孺上幸河東亡書一篋安世曰臣識之具作其書後求得亡書相校無遺失以奇才拜擢尚書令

乞留宿衛 後漢尚書黃香為東郡太守乞留宿衛拜尚書令

送不出郭 陳蕃字仲舉為豫章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問車駕 陳矯為尚書令魏明帝嘗陳車駕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何之帝曰欲案文書耳矯曰此臣職分陛下不宜臨臣不稱職請黜退帝慙而還

八座 晉百官名尚書令僕射六尚書為八座

獨座 後漢世祖詔尚書令司隸校尉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為三獨座

孔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領百官其制有六尚書 百官志三十六

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冊四曰令五曰教六曰符下之達

上其制有三一曰闕二曰刺三曰移同上詔趙諳省視事郭子儀至自涇陽恩賚崇縟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聽詔趙諳省視事百官往慶敕射生五百騎執戟寵衛子儀確讓且言太宗嘗踐此官故累聖曠而不置皇太子為雍王定關東乃得授詎可猥私于臣廢大典云云帝不獲已許之具所讓付史官六十二

改尚書省曰中臺龍朔二年改尚書省曰中臺廢尚書令尚書曰太常伯侍郎曰少常伯光宅元年改尚書省曰文昌臺俄曰文昌都省垂拱元年曰都臺長安三年曰中臺

武德中太宗初為秦王嘗親其職自是闕不復置

儀形端揆唐六典

凡庶務皆會而決之

太師四

白呂尚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師成王尊為太師號曰尚父世家三周公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書尊敬尊敬師傅漢詔曰國之將興尊師重傅青蓋車董卓為太師乘青蓋車三公御史大夫已下皆拜後六十二靈壽杖平帝拜孔光為太師每朝賜靈壽杖十日賜食前五十一冠三公之首為百揆之儀教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禮六蔚為帝師文選周寵元勳任先呂尚漢崇碩德選在孔光當至聖之朝居太師之任出則有師禮問道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大戴禮天遺文王卜畋史卜卦曰非熊非羆天遺汝師六韜布衣足矣張良曰為萬户侯帝王師布衣足矣出世家二十五張禹以論語教授成帝前五十一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詩孔天子所師法太師太傅

太保各一人為三師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非其人則闕百官志三十八

仰為元老 馮道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矜行以取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五代史五十四

唐制置太師 以師範一人儀型四海

太師官之極 五代後唐天成三年詔

訓導之官 唐六典三師訓導之官也其名即周之三公然非道崇重則不居其位

贈 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長孫禎武獲竇毅竇元貞張說裴光庭而已通典

太傅 五

白周畢 周成王即位周公畢公竝為太傅史紀四

禹彪 鄧禹鄧彪竝為太傅後漢三十四

聽

政鄧彪為太傅和帝幼百官總已聽於彪恩寵之異莫之與比後紀四　横劒趙熹為太傅皇太子諸生尊卑無別熹乃横劒正色以正之後十六　絶席禹字伯達遷太傅朝夕進食與三公九卿絶席也後三十四　賜杖世祖即位卓茂以德行見求時年七十餘拜太傅賜几杖後十五　奪服奪服以母憂自乞聽以太傅行喪三年詔賜牛酒奪服後二十七　嗜鮑魚賈誼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太公不與文王曰何以不與公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養太子哉　王陵王陵為太傅漢書

周寵元勳任先呂尚　漢崇碩德遯在王陵　乘輿鍾繇事見上注　陳蕃靈帝策書以陳蕃為太傅後五十六　臨軒懸樂見三公門　孔傳之德義通典太傅古官注云傅傅之德義也　杜重威檢校太師守太傅

太保　六

召公（召公為保書）贈刀（見三公注）賜絹（咸寧二年制故太保王祥司空王基各賜絹五百匹晉錄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禮六）當垂拱之代（居論道之司）輔翼（見上）入則有保（禮）闕朝（王祥自休徵為太保中丞侯光上言祥久疾闕朝會詔曰太保所毗倚以隆道引理非有司所得議晉三）周寵元勳任先邵奭（晉推碩德選在王祥）孔止李順節班見百官（孔緯進兼太保時天武都頭李順節跪暴人也以漸而節度使兼平章事臺史白已謝當班見百官緯判止之明日順節盛服至則無班怏怏去它日見緯以為言緯曰間疑公見望也且百辟卿士天子廷臣班見宰相以宰相為之長公提天武健兒據堂揆禮安于子欲用之去

都頭乃可順節懇縉不敢言列傳八十八**竇季謀**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竇季謀一人而已通典**即其家拜**五代趙光逢以司徒致仕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

太尉 七

白秦官太尉秦官掌武事漢書**掌罰郊社**太尉掌四方兵事行掌罰郊社之事百官志

張禹在位三世忠孝彌篤**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息**雲屏**永和五年鄭宏代鄧彪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每正朝見宏曲躬自卑帝知致雲母屏風分隔其間後二十三**錦被**朱寵為太尉食脫粟飯布被上賜錦被肉米不取之**布被**李固常蓋布被所食麥飯**麤飯**司馬包為太尉常食麤飯**厚重**周勃為太尉為人厚重**安劉**高祖曰周勃厚重少文能安劉者必勃也可使

為太尉**貞廉**楊秉貞廉曰我有三不惑為太尉**四世**楊震秉賜彪四世為太尉**讓位**陳蕃拜太尉讓於胡廣王暢等臨朝歎曰黃憲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寵元勳任先周勃**晉尊碩德選在王祥**不通州縣書**王寵為太尉在位非公事不通州縣書其所辟命皆是海內之長者**父來**張酺為太尉父尚在酺每一遷輒乃一到洛父來適會正臘公卿罷朝俱賀奉酒上壽極歡人莫不榮之**禮錢**太尉劉虞讓位於羊士靈帝為三公皆輸禮錢千萬有舉縕袍示之曰臣有唯此而已遂不拜**輸西園**曹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又輸西園一萬億故位至太尉也**臨軒懸樂**見上注**辭**劉寔拜太尉自陳年老固辭上不許賜几杖宅一區不朝**孔唐興太尉惟七人**李德裕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不義皆超拜保傅蓋

情深此官裴度為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列傳一百五

毛髮森竪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為森竪即日罷為檢校司徒荆南節度使

秦王兼之武德初秦王兼之永徽中無忌為之唐六典注

錄尚書續漢書曰帝初即位置太尉錄尚書

乘輿上殿魏華歆事見三公門

司馬八

白祈父大司馬見詩傳

雎鳩傳曰少昊氏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注云王雎也鷙而有別故命為司馬以主法制

統六師尚書司馬統六師平邦國注云夏官卿也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治邦國之亂

田苴立功史記晏子薦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却敵乃為大司馬立大功

景舍

辭賞景舍為大司馬伐蔡有功楚王賞之舍辭不受司武宋司馬名周用呂尚太公望為司馬漢寵霍光光為司馬秉政十三年百姓充實兼領尚書注云成王之時畢公為三公兼領司馬職穰苴桓温温為司馬九法黄帝時常以為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也周任元勲寵崇呂尚漢推大節遜在霍光當歸馬之朝雖云無事然雎鳩之職用倫不虧均萬人周禮司馬掌邦典政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人

司徒　九

白周書薄違農父農父司徒也薄近也違遠也言司徒之職所以親近化擾於兆民以成乎其教也父子緇衣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之為賦緇衣以明有國善善之功

也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

祝鳩傳少昊氏以鳥名官祝鳩氏司徒也注云祝鳩孝故司徒也主教民

掌邦教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注地官也掌五常之教以安人也

敬敷五教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云云

契爲司徒而民成民成知五教之法

六禮 七教 八政禮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風俗

芮伯書成王以芮伯爲司徒

君牙書穆王命君牙作周太司徒曰弘敷五典式和人則

地官掌土地之圖周禮乃立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民人之數佐王安擾邦國

儉後漢儉寛爲司徒卧布被

又華歆爲司徒以禄賜故人親戚帝聞歎曰司徒國之老乃蔬食布衣

又王良妻布裙曳柴史鮑恢不識知乃歎之

夢呉録丁固夢松生腹上占者曰

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果為三公**讓**蔡謨字道明遷司徒固讓親舊曰我若作司徒將為後世所嗤義不敢邪詔書數下辭之**樂劒**晉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葆羽皷吹及班劒**冕服**安帝詔侍中太常領司徒可袞冕服綠綟羽葆皷吹也**小車**晉王戎為司徒委事長史時乘小車而乃以手揷腰使望門而出入人不知其是台司**漢用元勲**任崇鄧禹**晉推碩德**選在山濤**況當至理之朝**宜重薄遣之任**當歸馬之代**居祝融之官**教典**周禮司徒掌邦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擾兆民**孔謹奉詔**長孫無忌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忌元齡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無仰即投床取佩刀自向無忌等敬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傳三十

國家再造 郭子儀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頓首謝傳六十二

李晟收長安 李晟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凶醜而市不易肆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旂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千戶傳七十九

中人不朝服 孔緯加司徒帝將郊見中尉樞密使索宰相朝服有司白中人無衣冠助祭中尉怒責禮官必得緯言中人不朝服國典也陛下欲假借之則請以所兼官為之服諫官固執帝召謂曰方舉大禮為我容之列傳八十八

百官志

司徒一人 唐史

品秩章服皆同太尉 唐六典隋置司徒皇朝因之歷代品秩章服皆同太尉

復為三公 通典隋及大唐復為三公

司空十

白周書若保宏父定辟若順也保安也宏父司空也辟君也言能順安司空之職而任之以定君臣之道也

掌邦土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注冬官卿也主國土以居民也士農工商四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以土

鳲鳩傳少昊以鳥名官鳲鳩氏司空也注云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

平水土舜命伯禹作司空帝曰谷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懋勉也

典職六年後漢牟融為司空數有忠言章帝冊曰司空典職六年將加太尉

兼領書成王時毛伯為三公兼領司空職

歸

免漢彭宣為司空王莽專權宣乃上書乞骸骨上印綬歸鄉又後漢第五倫為司空自陳老病乞歸帝詔以二千石奉終

又東觀漢記宗湛為司空十四年歸印綬賜千石奉終

兼總二官張華以中書監

兼司空

辭官徐邈為司空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安以老病參之固辭不拜及沒後制賜故司空邈穀二千石錢四十萬

臨軒懸樂見三公門

受規陸玩字士瑤既拜司空有人詣之索酒杯瀉置柱梁之間祝曰當今之材以為柱石莫傾人梁棟耶玩笑曰感卿良箴既而歎謂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談者以為知言

當歸馬之朝奉鳴鳩之職

事典周禮司空掌事典以平邦國以經百官以生萬人

以讖命官後漢王梁君嚴世祖即位以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玄武水神司空掌土之官遂擢梁為大司空

孔仍總朝政房玄齡進司空仍總朝政固辭帝遣使謂曰遜誠美德也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辭列傳二十

以外戚位三公長孫無忌進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

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弃也詔曰黄帝得力牧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為三王祖齊威得管仲為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勿遜列傳三十

自唐以來無特拜者

馬允孫時馮道拜司空司空自唐以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為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為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允孫皆不能決

員外郎一人直第

裴寂策司空遣尚書員外郎一人每日更直寂第其為崇貴如此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辭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勲無忌亦宣力於朕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遂同乘而歸

至親亦不虚授

長孫無忌策拜司空固辭不許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虚授

三公不居宰輔

王思禮代李光弼為河東節度副大使從平祿

山牧東京上元元年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惟思禮而已 楊國忠天寶十三載冊拜楊國忠為司空其日雨止通典

門下侍郎十一

白拜於沭下漢成帝拜張禹少子聦於沭下為黄門侍郎 聦同列魏夏侯元為黄門侍郎與皇后弟毛曾同坐元恥之明帝恨之左遷羽林監 張華字茂先為黄門侍郎博覧圖籍四海之内若指掌千門萬户畫地而成

孔門下侍郎二人正三品掌貳侍中之職百官志三十七 龍朔二年改黄門侍郎曰東臺侍郎武后垂拱元年曰鸞臺侍郎天寶元年曰門下侍郎乾光元年曰

黄門侍郎大歴二年復舊同上參知機務薛稷遷黄門侍郎參知機務與崔日用數爭事帝前罷兄弟對管華近温大雅弟彦博大雅遷黄門侍郎彦博亦為中書侍郎兄弟對管華近帝嘗從容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爾制敕不便輒駁正李乂改黄門侍郎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故李乂不可過爾傳四十四奉身纔一布囊盧懷慎束帶至晚未嘗休偃崔元綜長壽中遷鸞臺侍郎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嘗休偃諫修蓬萊宮張文瓘為東臺侍郎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文瓘因進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使土崩瓦解戶口減半臣聞制化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其樊不去必構禍難商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

怨帝深納其言

士可殺不可辱 張廷珪遷黃門侍郎監察御史蔣挺以監決杖刑稍輕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士可殺不可辱也議者以廷珪之言爲是也並舊史

中書侍郎 十二

白晝餅 魏明帝詔舉中書侍郎爲吏部尚書盧毓曰得人與不在盧生耳舉選莫取名名如畫作餅不可啖毓舉韓曁敦篤至行帝乃用之

又 裴潛風神高邁爲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皆肅然改容

監令同車 見上令門注

孔侍郎二人正三品掌貳令之職朝廷大政參議焉 百官志

品第四特豫宴 于志寧爲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寧豫

宴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悟特詔豫宴犯吾鱗裡闕失杜正倫進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領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裡闕失朕其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忠勤見表崔知悌與戴至德郝處俊等同賜飛白贊而知悌以忠勤見衣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郭正一問所以制戎者郭正一傅劉審禮與吐蕃戰大敗高宗詔羣臣問所以制戎者正一曰吐蕃贓年梗冦師數出坐費粮資近討則挫威深入則莫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堠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遲力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帝納之遼東周箕子國溫彥博遷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

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

詔令叢繁裁可占授少選可侍也

劉禕之擢中書侍郎同三品是時詔令叢繁禕之思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侍也列傳四十三

以諂佞取容

王琚始為中書侍郎母居洛陽来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内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傳四十六

美官

蘇頲起為工部侍郎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頲為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為卿恨傳五十

諫東西兩朋

郝處俊為中書侍郎高宗御殿觀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為東朋周王潬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處俊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詐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多讓美相敬如一今忽分為二朋遞

相誇競非所以道仁義示和睦也高宗覽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

中樞 白居易除裴垍中書侍郎制宜登中樞以副僉望

僕射 十三

白端揆之司 僕射

樞機之重 晉紀武帝詔曰侍中羊祜秉德清而處腹心之任始總樞機之重加左僕射祜字叔子

贊治道 謝安為僕射制曰尚書內贊治道

統留事 魏志徐宣左僕射加侍中車駕幸許昌宣總留事帝還主司奏呈文書帝曰吾與僕射何異也

暮出 頠和字君孝為僕射以母老辭制書屢下特聽暮出朝還其優遇如此

不朝 何澄字君元以脚疾制聽坐家視事

三日 世說周顗為左僕射深識危亂常飲酒醉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隨車 王常為僕射常隨車

時人謂之隨車僕射魏尊碩德選在徐宣晉寵元勳選在光羊祜任左揆右揆左右僕射左右百官表建安中以執金吾榮邵為尚書左僕射僕射有左右自此始也山濤清虛晉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為左僕射僕射領選齊職儀曰魏朝以尚書僕射毛玠領選曹晉以僕射山濤領吏部後依擬至今或領焉孔各一人從二品掌統理六官為令之貳令闕則總省事劾御史糾不當百官志三十七龍朔二年改左右僕射曰左右匡政光宅元年曰文昌左右相開元元年曰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同上尚食日給御膳裴寂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貲詔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見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不名也貴寵當世

列傳十 **約天下已定許上印綬** 寂還左僕射帝置酒含章殿歡甚寂頓首曰始陛下發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印綬今四海安安願賜骸骨歸田里帝泣下曰未也要當相與老爾公為宗臣我為太上皇逍遙晚歲不亦善乎

不以私害義 屈突通判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俘纍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大息曰烈士徇節吾今見之

上䟽辭疾 劉仁軌拜左僕射太孫廢仁軌專知留守事上䟽辭疾因陳呂后祿產禍敗事以規后傳三十三

大事關僕射 房玄齡進尚書左僕射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閱牒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

共筦朝政 杜如晦進位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

房玄齡共筦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

以令僕委

戴胄會僕射蕭瑀免帝謂胄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胄明敏長於操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武德以來殆無其輩

解事僕射

戴至德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為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號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嫗詣省至德已取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而還之人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荅曰慶賞刑罰人主之柄為臣豈得與人主爭也帝知歎美

至本省具朝服劒佩

裴耀卿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曰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劒佩博士導郎官唱接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賛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林甫然

然愁

不答四品官拜 李程再為僕射先是元和長慶時僕射視事百官皆賀四品以下官答拜太和四年詔不答拜王涯竇易直行之自如程循其故不自安言諸朝御史中丞李漢謂不答拜禮太重文宗不許聽用太和詔書議者不善

知選聽就第注官 裴遵慶以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時以為榮傳六十五

檢校右僕射詔宰相百官送至省 田神功大歷二年來朝檢校右僕射詔宰相百官送至省傳六十九

師長百僚 劉晏常衮執政忌晏有公望乃言晏舊德當師長百僚用為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傳七十四

自用隔品致恭 竇易直檢校尚書右僕射易直以公潔自喜方執政未嘗引用親黨初元和中鄭餘慶議僕射上儀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為中丞奏駮之及為僕射乃自用隔品致恭為時鄙笑傳七十六

望

冠一時 李絳賓歷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爲讒邪所中傳七十七

以宿德進 鄭餘慶遷左僕射比非其人及餘慶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傳九十

賦朝天行以獻 張建封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詔會朝赴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帝眷遇異等賜名馬珍具傳八十三

交騎不避 王璠拜御史中丞璠扶所持頗横恣道直僕射李絳交騎不避傳一百四

位次三公 陳夷行進位尚書左僕射與崔珙俱拜乃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且開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荅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果朝紛議不決至夷行遂定

檢校官重則從其班 令狐楚檢校尚書右僕射故事檢校官重則從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允

賜

靈壽杖　李靖遷尚書右僕射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懇乞骸骨加賜靈壽杖

辭旨疏躁　蕭瑀遷左僕射正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衆輕切詆辭旨疏躁太常怒廢于家

固辭　蕭俛自謂輔政淺固辭僕射換吏部尚書右避選事徙兵部

上日唱授按送印皆尚書郎為之　裴均元和三年入為尚書右僕射上日唱授按送印皆尚書郎為之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廷下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階荅拜時以為禮太重

三世居此官　高儉遷右僕射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命儉攝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不憂關中者以屬卿也久之請致仕聽解僕射

性豪侈　裴冕三拜性豪侈既素貴輿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櫪馬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

封倫議事輒變易

封倫太宗立拜右僕射始倫之歸蕭瑀數薦之及是瑀為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

貞觀元年感疾卧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

師長庶官

寶歷中左僕射李絳與御史中丞王璠相遇於道車不為之卻因上言故事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開元時以為左右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書其姓尚書以下每日合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送上中丞御史列位于庭禮數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以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為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當位恩加特拜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群情事實未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見者即與就參何殊中丞新受亦無見僕射處憲度亦宜乃罷璠

除拜必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貞觀末除拜僕射必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參知機務等名方為宰相不然則否然為僕射者亦

無不加馬至開元以來則罕有加者通典

天寶元年議曰按僕射秦官其名則微其職甚細東漢以後雖委任漸重職司會府而非師長之職也令尚書令總領衆務舉持綱目僕射貳之誠為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之任安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為百寮師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不隔品致敬則諸司長官與隔品寮屬其可絕禮乎斷不然矣同上

左授元稹加陳楚左僕射制加之左授以臧中權

端揆同上授韋臯左僕射制罷去職勞正名端揆

端右同上授李絳右僕射兼兵部尚書制端右可以綏於戎政旁

右揆白居易加程執恭右僕射制特升右揆俾壯中權

即其家拜韓文檢校左僕射劉公墓銘昌裔拜陳州刺史兩界桑棗交跡就拜尚書右僕射得病視政不時請去職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

封郎必居此座封德彝之少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遂妻與姪女常撫座

曰封郎必居此座後封遂東封公船沒衆皆謂死楊素曰封郎當得僕射此未必死使人求之封公抱得一板泛沒於大海中力盡欲放之忽憶楊公之言復勉力持之會前為板所摩擊肉破至骨衆接救得之後果官至僕射見定命録

第一人李揆

德宗幸山南用揆為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尚書改僕射為遷

舊史楊志誠檢校工部尚書知節度事七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詔下進奏官徐迪詣中書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體位只知自尚書改僕射為遷何知工部轉吏部為美且軍事盛飾以待新恩一旦復為尚書軍中必慚今中使往被其勢恐不得出久使至其僚奔還奏曰楊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亦有怨言志誠遣將王文頴謝恩并讓官復賜官告

批荅文頗不受而歸朝廷納裴度言務以含垢下詔諭之因再遷使加尚書右僕射

一門三僕射

左僕射韋安石三從兄侍價右僕射從姪巨源右僕射一門三僕射衣冠之盛無以加也西京雜記

專以錢穀進

王播大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原郡公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

僕射不知政事

自武德至長慶四年已前僕射並是正宰相神龍初豆盧欽望為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為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三品自後僕射不知政事矣唐新語

寵待之禮當時無儔

李珏牛僧孺碑公東都留守俄以左僕射召王人就賜官告特明異禮公一對而歸不詣相第又加相印出為漢南節度使制出上悔之欲追成命公固辭出都門特賜清廟六器宣曰以卿精忠用以貺別寵待之禮當時無儔

樞密 十四

孔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史

權侔宰相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同上

武事任樞密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機密之任安重誨

郭崇韜不欲馬紹宏在已上初崇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韜不欲馬紹宏在已上乃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

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桑維翰拜中書令復為樞密使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晉臣傳

詔書救千人濫死唐張居翰掖庭令張從玫之養子同光中為樞密使偽蜀王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行及秦川時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為變遣中官馳騎賫詔殺之詔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書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乃揩去行字改為家字及衍就戮於秦川驛止族其近屬而已其偽官及從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枉濫居翰力也

左右丞十五

孔正四品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百官司志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舉不當者吏部戶部禮部左丞總焉兵

部刑部工部右丞總馬同上龍朔元年改左右丞曰左右肅機同上

判訴牒 楊昉為肅機化及子訴治先塋昉方食未即判遽曰肅機而未食肅知天下有寃而求食乎昉怒取牒書曰父弒隋主子訴隋資可乎人服其敏

示四方盛德 張行成檢校尚書左丞是時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監國對百寮日決庶務既為京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為忠遷侍中

在職修舉 馮元常歷尚書左丞嘗密諫帝中宮權重宜少抑帝雖置其計而内然之由是為武后所惡元常在職修舉識覽澄遠帝委遇特厚傳三十六

振明綱轄 韋思謙累尚書左丞能振明綱轄朝廷肅然進御史大夫

三世居 韋濟天寶中授左丞凡三世居之傳四十一

郎吏肅然望風脩整 韋洪景拜尚書左丞駁正吏銓所除六十餘官不當進資於是鄭絪丁公

著楊嗣復皆奪俸郎史肅然望風脩整

時重其有守　裴佶遷尚書右丞時李巽以兵部尚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就本曹經創已半會佶至以為不可巽雖怙恩而羞猶撤之時重其有守本傳

不置僕射　宇文融祖節貞觀中為尚書右丞謹幹自將江夏王道宗以事請節節以聞太宗喜賚絹二百勞之曰朕比不置僕射正以公在省耳傳五十九

趙璟堪此　璟拜給事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為使而璟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貨以市馬規利入獨璟不然使未還尚書右丞缺帝曰趙璟堪此遂以命之傳七十五

士大夫壯其節　董晉改尚書左丞是時右丞元琇為韓滉排迮得罪滉勢振朝廷晉見宰相誦元琇非罪士大夫壯其節傳七十六

建言有司斷獄必刑部審覆　徐浩右丞言故事有司斷獄必刑部審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專作威福許有司就宰相府斷事尚書以下

未省即署非謹恤意請如故便詔可故詳復自此始

正直朕所自知

趙涓治衛不為觀察使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聞不信也

恭謹不去位

錢徽召拜尚書左丞會宣畢麻犀出在廷方大寒稍稍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告老不許

用清察稱

崔善為累尚書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吏惡之以其短而傴嘲曰曲如鉤列封侯欲沮罷所任帝聞勉之曰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闇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因下令購謗者謗乃止

特詔賜錢

戴胄遷尚書左丞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

健于職

劉洎拜尚書右丞相健于職於是尚書復始如徽時

上言郎官不可賞能吏

帝溫遷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大獄帝以為能擢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溫使止之即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

命中人諭送温執議不移詔改勋檢校禮部郎中**振舉綱目略無留事**帝仁約儀鳳四年除尚書左丞仁約奏曰陛下為官擇人無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之深矣微臣盡命之日矣振舉綱目略無留事羣曹肅然通典**左綱右轄**白居易庚承宣尚書右丞制昔我太宗皇帝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冑魏徵及杜正倫劉洎輩繼領是職分居左右官脩事理人二令稱之故吾前命佳從持左綱令命承宣操右轄衆口藉藉頗為得人**樞轄六曹**同上孔揆撰尚書左丞制尚書丞掌决百事樞轄六曹晉魏已還右卑於左惟有立者可以糾吏惟無暇者可以律人

白孔六帖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七十二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郭　瓚

白孔六帖卷七十二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吏部一 户部二

禮部三 兵部四

刑部五 工部六

尚書七 郎官八

内翰九

吏部一

白天官吏部為天官　尚書冢宰亦曰太宰　侍郎小宰　會府　掌邦治周禮乃立天官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主司　理典周禮太宰掌理典也　銓管晉起居注云太康四年制曰選曹銓管人才宜以忠恪尚書朱整以道素自居　衡鏡亦曰藻鏡銓衡　官人之灋魏略陳羣字長文延康元年羣始建九品官人之灋拜吏部尚書　考課之典魏志韓暨為吏部立考課之典法也　毛玠之公魏志　山濤之識並為吏部尚書贊曰山吏部官人稱允　著箴李重為吏部尚書著箴選曹置之左右　刊令晉諸公贊李允為吏部尚書稱正身率職刊定選例而著于令　擢舊何晏字平叔遷侍中主選宿與之舊者多擢用

不退虛名晉起居注王戎領吏部未嘗進寒素退虛名田園徧於天下得才吳書李肅知選世號得才舉魏盧毓遷吏部尚書乃舉孫邕自代之讓薛綜為選曹尚書因讓顧譚曰才昭人物德服衆望臣不如也遂代綜清通簡要鍾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十二年二賢當為吏部與天下無滯才也後並為吏部尚書就家晉阮孚時遷為吏部尚書稱疾不拜詔惜其大才就家用之品藻九流四科取士持衡掄材采葑采菲刈楚知人取士統百官書冢宰掌邦理統百官均四海注天官卿也統理百官兼領書召公奭為太保兼領冢宰之職射策之初既無失於正鵠掄材之際必有適於輪轅魏擇公方任先毛玠晉推簡要選在王戎當垂拱之朝實資共理奉持

衡之職必在至公密啟山濤為吏部尚書用人皆先密啟啟然後公舉儉鄧攸遷吏部尚書飲馬於家妻悉素餐不受一飯於人舉用魏諸葛誕為吏部郎中有所屬輒承其言而用後有當不則䟽議得失百寮皆慎其所舉賜衣魏氏春秋曰許士宗為吏部郎帝見其衣敗曰清哉賜之衣也賜錢穀晉山濤為吏部郎清貧文帝賜金錢二百萬絲百斤穀百斛用捨王蘊為吏部郎曰欲使時無屈滯先任草萊杜錫為吏部郎不敢用鄉親一人黜晉陸抗為吏部郎以務私被黜嗜酒畢卓為吏部郎嗜酒比舍郎酒熟卓醉夜往飲臥於甕閒為吏繫之明日視乃畢吏部舉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曰清直寡欲萬金不移矣孔吏部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上郎中二人五品上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掌文選

勳封考課之政以三銓之灋官天下之材以身言書判德行才用勞効較考其優劣而定其留放為之注擬五品以上以名上而聽制授六品以下量資而任之其屬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勳四曰考工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德時為內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二侍郎賜爵樂平縣男唐沿隋制十二月選集至春停日久事叢有司不及研諦林甫建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銓錄咸以為宜論者方隋高孝基祥道少襲爵歷御史中丞顯慶中遷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

六事

上疏陳六事一曰今

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爲四等二曰内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三曰永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推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之諸生未聞甄別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絶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爲恥

設長名榜銓注等灋

裴行儉遷吏部侍郎與李敬元馬載司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灋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

冬初選集

唐皎貞觀

中官為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為限皎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為法傳三十八

凡三掌選 常承慶轉天官侍郎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之傳四十一

貴幸憚其嚴 常洪景再遷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貴幸憚其嚴不敢恩以私

白衣領職 陸元方擢天官侍郎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

平判皆誦於口 唐史傳載常見素遷吏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叙平允官有丐求輒下意聽納人多德之

請謁不行 李乂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傳四十四

當公介然不受私謁 崔元暐為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諸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乃復拜天官侍郎厚賜絲物

銓綜號為公平 常袞遷吏部侍郎選人多偽集

與正調相冐陟有風采擿辨無不伏者黜正數百員銓綜號為公平傳

點頭者吏擬 蘇晉立户部侍郎遷吏部時宋璟兼尚書晉與齊澣吏典二都選更糊名校判而晉獨事賞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庭知尚書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廷以為侮已出晉汝州

拔寒遠士多至臺閣 席豫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令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

臺選 齊澣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丘為左澣為右李元紘杜進當國表宋璟為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為侍郎世謂臺選嘗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

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 盧從愿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于官為牒詭功擿撿無所遺銓綜六年以平允聞特官其一子

裴馬盧李 初高宗時吏部稱職者裴

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為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與盧從愿竝授一子官 李朝隱開元初遷吏部侍郎銓敘明審與盧從愿並授一子官

洪州調補 劉滋興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知南選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閑

積寬縱 苗晉卿累遷吏部郎中久之進侍郎性寬縱而吏下因緣作姦

品裁清允 楊綰歷禮部侍郎俄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

曩與先臣竝命尚念之耶 趙宗儒罷為太子右庶子屏居謹靜奉朝請而已遷吏部侍郎召見勞曰知卿杜門六年故有此拜曩與先臣竝命尚念之耶宗儒俯伏流涕

私謁盈几一不省 孔緯遷吏部侍郎權要私謁盈几一不省

笏擊裴延齡 顧少連歷吏部侍郎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裴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捉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勸解之

毀懷

不受金 韋夏卿為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

有台宰望 呂元膺拜吏部侍郎正色立朝有台宰望處事裁宜人服其有體

時議嘉仰 岑羲進吏部侍郎崔湜鄭愔及大理卿理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勁廉為時議嘉仰

調者丐留 張讀為吏部侍郎選牒精允調者丐留二年詔可榜其事曹門

以選事委令史 許于孺長壽中歷天官侍郎以選事委令史句直日偃卧不下筆時人語曰句直平配既而補授失序傳為口實

書判分甲乙丙科 苗晉卿進吏部侍郎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書判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嚻然不平安祿山因間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落人謂之曳白

帝大怒貶侍及晉卿**先收寒素抳吏姦**李固言為吏部侍郎既領選按籍自擬先收寒素抳吏姦**吏蕭然歛手**李至遠遷天官侍郎知選事疾令吏受賄多所絀易吏蕭然歛手有王忠者被放吏繆書其姓為士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頭服罪

尚書六職天官首之辨論官材澄汰流品比諸內史選妙秩清白居易柳公綽吏部侍郎制

領選號清平石抱忠為侍御史進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共領選寡廉潔而奇號清平

史給選者成牒以先後丐賕崔從遷吏部員外郎與時史給選者成牒以先後丐賕從一限出之後遂為法

莅南曹五年韓滉遷吏部員外郎性彊直明吏事莅南曹五年簿最詳緻

罷斜封千四百員李朝隱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

出權幸不闕兩省而內受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宜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讙騰朝隱胖然無避屈

選人訴索好官　苗晉卿累遷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選事選人訴索好官厲言倨色紛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慍顔

世稱吏事第一　裴遵慶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遵慶性強敏視簿牒詳而不苟世稱吏事第一

判析有條　李栖筠三遷吏部員外郎時大盜後選簿亡舛多冒偽栖筠判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

寒遠無留才　崔鄲遷吏部員外郎下不敢姦每擬吏親抉格癈黜必當寒遠無留才

右闥　白居易獨孤郁自考功遷司勳郎中制選自外郎擢居右闥

三列宿　常湊祖叔皆正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

黜陟詳當　趙宗儒再遷司勳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

混清至宗儒黜陟

考功多請託 王卯開元初還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詳當無所回憚進者濫冒歲數百人卯務覈實歲登科才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釆錄精明無卯比其後席豫嚴挺之亦有稱馬出卯下

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 裴諝還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陝諝徒步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

改考功員外取海內名士 取顔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內名士孫逖

覈取實材 馬懷素還考功覈取實材權貴謁請一不能

考簿用墨 王徽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為殿最歲久易漫吏輒竄為姦徽始用墨遂絕妄欺

六官之屬選部郎首之 白居易除李建吏部員外郎制六官之屬選部郎首之歷代以來諸曹郎之中擇其踐歷久考第高加以有器局律度者遷焉

選部以清

有傳書以推淑慝擇刀筆以決臧否剖疑折滯揮翰如流選部以清槩公是賴席豫楊吏部郎中碑銘序

詞人之冠張九齡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

戶部二事具司徒門

白地官　尚書大司徒　侍郎小司徒　掌土地之圖周禮大司徒之職掌邦國土地之圖與其民人之數以佐王安邦國

民部　登其衆寡周禮地官之職

孔戶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百官志　戶部郎中員外郎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婚姻繼嗣之事其後以諸行郎官分判錢穀而戶部度支郎官失其職矣

會昌二年省令以本行郎官分判錢穀

高宗即位改民部曰户部龍朔二年改户部曰司元光宅元年改户部曰地官同上

度支掌天下租稅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龍朔二年改度支曰司度

金部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龍朔二年改金部曰司珍天寶十一載改司金

倉部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祿粮倉廩之事龍朔二年改倉部曰司庾天寶十一載改司儲

從獵洛陽唐儉為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於一獸帝為罷獵

好鬚李緯為民部尚書帝曰玄齡謂何以惟稱好鬚無他語

奉法持正鄭善果兼民部尚書

奉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詔每奏事若侍得升殿而從

伏獵侍郎

嚴挺之傳戶部侍郎蕭炅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為伏獵挺之言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乃出炅岐州

言利病尤詳

楊瑒歷戶部侍郎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延英殿瑒言利病尤詳帝咨賞於是宇文融建言檢脫戶除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噤默唯唯獨瑒抗議故出華州刺史

帝才之謂可丞輔

李元紘帝欲擢為尚書宰相以資薄乃為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

戶部無獻

李絳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畜用度易羨餘以為獻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焉有羨羸哉若以為獻是從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嘉然

歲以四萬緡上度支

庾敬休為戶部侍郎初劍南西川山南道歲征茶戶部自遣巡院主之募

貴人入錢京師崔元畧奏責本道主當歲以四萬緡上度支之逗留多不至請置院郴歸收度支錢乃無逋沒又言蜀道米價騰踴百姓流亡請以本道闕官職田賑貧民詔可

出入米鹽非所長 王彥威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彥威於儒學固該通亦善吏事但經總財用出入米鹽非所長也

救敝莫若省用 杜佑建中初河朔兵拏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

代貧民租 歸融為戶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屬火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布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剝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代貧民租入詔不從

裒會嚴亟以辨 皇甫鎛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鎛裒會嚴亟以辦帝悅

戶部侍郎周之地官小司徒也 掌天下田戶之圖生齒之

籍賦從貨幣之政以待國用而質歲成善其職者多登大仕白居易牛僧孺制授以耗登之書俾陳生聚之術元稹崔稜授戶部侍郎制問歷代戶版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制問歷代戶版承慶引據該詳克賊破日韋表微進戶部侍郎并志詔叛詔李聽帥師討之次河上天子憂無成功表微曰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破賊及捷書上止浹日國之材臣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綱條甚張況師旅未息調食方急倚成取濟非爾而誰白居易張平叔戶部侍郎制世號郎官家初維為郎乃蒔柳于庭及虛心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斂容自叔謙從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家韋維戶部二妙韋維遷戶部郎中善裁剖時員外宋之問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內舉得人狄光嗣聖歷初為司封丞武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由是拜

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內舉得人

地官為郎 杜牧韋退之制

奏課第一 裴向累為櫟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

郎官皆為清秩 杜牧韓賓制

戶部分兩稅 出都官故事

俊拔 唐新語呂太一為戶部員外郎移牒戶部令於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

判入 唐故事度支按郎中判入員外郎判出侍郎總領押案而已

奏度支財物數千言 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黃門侍郎杜正倫齎本與仁師對唱一無差殊太宗大奇之舊史

理寃 張位方少頴秀為兒時父友高郢見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為國器後為金州刺史郡人有田產為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寃入為度支郎中

坊州貢杜若 貞觀中勅下度支求杜若

省郎以謝朓詩芳洲採杜若乃責坊州貢之當時嗤笑

獻糗餌 舊史張濬為度支員外郎黃巢將逼闕輔濬託疾請告侍其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衛軍不得食渼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網軍士始得食僖宗乃召康問卿為縣令安操心及此對曰臣為鹿吏安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與之

委錢穀 唐德宗建中初罷劉晏鹽鐵等使天下錢穀委金部

貪狠 舊史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按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錄用之不謂貪狠如此帝謂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為蔽之此大謬也

受命恬然 舊史畢諴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鄙倉駕二部居之者不悅惟諴受命恬然恭遜執政多之改職方郎中

中立正色 孟簡為倉部員外郎王叔文黜為戶部侍郎簡為其屬中立正色挺然不

附叔文忌之不敢退黜言於宰相韋執誼換刑部員外郎**出給必恡有司之常**元稹范李勝倉部制出給必恡有司之常或上下之間則昧者受幹雜苦良之貨則豪力者贏惟一惟公乃罔不同惟平惟石乃罔不吉**民不絓網而國用益饒**劉禹錫崔公碑檢校戶部郎中幹池鹽于蒲修牢盆謹衡石煎和既精鮐散乃盈商通而蓐至吏懼而循法民不絓網而國用益饒歲杪會其所入贏羨什百詔下褒其能

禮部三

白**春官**大宗伯亦曰春卿**侍郎**小宗伯亦曰秩宗**禮闈**禮闈**主司禮典**周禮宗伯掌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人**掌邦禮**周禮乃立春官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建**

保邦國周禮大宗伯之職掌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治神人和上下書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注云春官卿也宗廟神官長主國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之禮以和上下尊卑典三禮夙夜惟寅尚書舜典曰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注三禮天地人禮彤伯書注成王命彤伯入為宗伯當同和之代先務化成居禮樂之司必資明脩孔禮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禮儀祭饗貢舉之政唐志禮部郎中員外郎掌禮樂學校衣冠符印表疏圖書冊命祥瑞鋪設及百官宮人喪葬贈賻之數武德三年改儀曹郎曰禮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禮

部曰司禮光宅元年改禮部曰春官同上祠部掌祠祀饗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龍朔二年改祠部曰司禮膳部掌陵廟之牲豆酒膳諸司供奉口味龍朔二年改膳部曰司膳主客掌二王後諸蕃朝見之事武德三年改司蕃郎曰主客郎中

失德以卻災媚神以丐助韋縚進位禮部尚書帝問所以振災邀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祕祝勑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書美前史如失德以卻災媚神以丐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時帝不德故託以諷焉

抑浮華先行實韋貫之為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為息

古柳復榮令貢士賦呂渭遷禮部侍郎始中書省有古柳

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柳復榮茂人以為瑞柳消令貢士賦之帝聞不以為善

甄幽獨抑浮華　高郢為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絕請謁顓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浮競之俗為衰

於鑒裁尤長　韋陟遷禮部侍郎陟於鑒裁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為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是無遺材列傳四十七

建復孝廉力田等科　楊綰為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

人人稱美　李揆以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藉挾圖史且不能自措于辭乃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

使上聞所未聞　鮑防進禮部侍郎得穆質等時比歲旱蝗問陰陽祲沴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宏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愐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

亦善乎卒致質高第帝見策嘉懌

抵帽于地 高湜咸通末為禮部侍郎時士多由權要干請湜不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

頗得才實 高鍇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鍇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華近制以正頹俗而鍇乃能為陛下得人帝曰宜流宕即以鍇為禮部侍郎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

得士多名卿宰相 賈餗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舉所得士多名卿宰相

典冊必出其手 于邵進侍郎朝廷有大典冊必出其手

請討李夼 王起拜禮部侍郎李夼叛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

典郊祀之禮 獻賢能之書今小宗伯實兼二事非直清明正者介足以處之白居易韋貫之授禮部侍郎制

斥華

取實衛次公知禮部貢舉斥華取實不為權力傾撓甄品詳諦權德輿知禮部貢舉直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為公卿宰相為外郎帝嘉其守許孟容拜禮部員外郎公子求補崇文生者孟容固謂不可帝問狀以著令對帝嘉其守祠曹白居易張士階除郎中制恣浮屠隸主客常博進主客郎中時詔毀佛祠恣浮屠隸主客博言令大暴宜近中宰相李德裕惡之尚書左侍郎自奏議彌綸外凡邦之牲豆之品醴膳之數實料理之命文昌長佐春官卿白居易膳部郎中制大才當大用常安石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蘇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于武后擢膳部員外郎學該典禮拜祠部員外郎李華崔沔集序官有秩清而選妙者其

儀曹員外郎之謂乎白居易張元夫禮部員外郎制論回鶻杜牧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材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種落潰入漠南說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為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兵德裕善之

兵部四 事具大司馬門

白夏官

尚書大司馬也亦曰夏卿 侍郎小司馬 五兵晉蔡道明遷五兵尚書疏讓之 六師見司馬門

孔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百官志 郎中一人判帳及武官階品衛符衆寡

校考給告身之事一人判部及軍容調遣之名數朝集祿賜假告之常同上員外郎一人掌貢舉雜請一人判南曹歲選解狀則覈簿書資歷考課同上龍朔二年改兵部曰司戎光宅元年改兵部曰夏官天寶十載曰武部同上職方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龍朔二年改曰司城駕部掌輿輦車乘傳驛廐牧馬牛雜畜之籍龍朔二年改駕部曰司輿天寶十一載曰司駕庫部掌戎器鹵簿儀仗龍朔元年改庫部曰司庫清以奉國屈突通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為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

杲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賫金錢六百兩絲十段

忠於所事 杜羣懿為尚書朱玫兵逼乘輿帝走寶雞獨羣懿從是時棧道為山南石君涉所毀天子間關險澁羣懿未嘗暫去側帝勞曰朕失道再遠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蓋古所謂忠於所事邪羣懿頓首曰臣出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圉臨難苟免臣之耻也

通知四夷情偽 崔敦禮拜兵部尚書詔撫輯回紇鐵勒部姓會薛延寇邊與李勣合兵破之置祁連州處其餘衆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為下所殺詔往綏定立其嗣而還敦禮通知四夷情偽其少慕蘇武為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

宰相兼兵部 姚崇三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暗記

坐軍容不整 郭元振為兵部尚書玄宗於驪山講武坐軍容不整將斬以徇張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有罪當

從原乃赦之流于新州舊史

改名 順宗冊廣陵王純為太子兵部尚書王純請改名時議非之皆云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宮之臣改之宜也非其諱而改之諂也

乘款段馬 李懷遠見馬門

人指樹懷之 具湊

方鎮参辭就兵部 令狐楚奏諸道節度使等具帑抹帶罷仗就尚書省兵部參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夫開省闥之門忽納弓刀之器鄭注首創姦謀將興亂兆致王璠郭行餘之輩敢驅將吏直詣闕庭震驚乘輿驚動京國伏乞速令停罷如須參謝即具公服從之

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 李迥秀大定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汰文武號稱職

墨汙爾 婁師德授夏官侍郎判尚書事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洒筆曰墨汙爾

領步騎出賊背 楊宏禮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上下望

其衆抱伏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

擇澤潞帥

權德輿還前官時澤路盧從史詐傲寖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輿諫以謂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既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

宣諭王庭湊

韓愈轉侍郎鎮州亂殺田洪正而立王庭湊詔愈宣撫愈至庭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庭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才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洪正刻故三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

矣復何道衆誰曰善庭湊憊衆變疾麾去

志簡淡 敬括果州刺史累進兵部侍郎志簡淡在職不求名

惟茲夏官實掌戎政 白居易柳公綽兵部侍郎制

選事在尚書 盧承慶俄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為出位帝不許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

無不召見 韋澳遷兵部侍郎與同寮蕭寘深為宣宗所遇每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旨多從之舊史

勳在王府豈限常格 衛次公為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名在黜中次公召而謂之曰子之祖先勳在王府豈限常格並優秩而遣之

擢兵部員外郎 杜正倫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擢兵部員外郎帝勞曰朕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於宗姻故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思

有以稱吾舉者

庭無稽牒張嘉貞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允旬庭無稽牒本傳

仍遷秩為五兵郎中白居易馮宿訓

倉駕二曹為辱畢誡累官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要家勢人以倉駕二曹為辱誡怡然如處美官無異言

座右置水一石孔若思勵學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官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水一石明自足意

農國之本李渤擢為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政務剝下佐用度渤上言渭南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閿鄉戶三十今還他州縣大抵類此其敝始於攤逃人之賦願下詔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

家畜聲伎王翰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本傳

掌五兵六師之重杜裴諗制

職方觀圖常執誼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

縣既為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瞋目命左右徹去
及為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
以為不祥惡之果貶死

沈靜少言　裴光庭轉兵部郎中沈靜少言
寡交游既歷清要時人初未之
許及在職公務修整衆方嘆服

有吏幹　李憕驟歷兵部郎中給事中憕
有吏幹明於几案甚有當官之
稱

所歷有聲　盧奕恢慎之少子與其兄逸齊名開元中
仕京兆司錄參軍天寶初為鄠縣令兵部
郎中所歷有聲
皆如逸之所治

掌告身印　五代蕭愿性嗜酒無節職事
弛慢為兵部尚書郎中日掌
告身印

潘孟陽　公卿多父行
擢兵部郎中

皆有美譽　陸象先弟景倩景
融景獻景裔歷河
南令庫部郎中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嘗與象先昆弟
相善嘗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
也其為當時所稱如此舊史

拊床　舊史李靖為駕部
員外郎事見床門

母戒　崔元暐為
庫部員外

郎事見毋門以公事犯李巽韓文胡珦碑尚書駕部郎中數以公事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

鐵事富驕恃勢以語宰相使江東有功同上路應碑為尚書職方郎中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

刑部五 事具司勳門

白秋官 尚書大司寇亦曰秋卿 侍郎小司寇 刑官周禮 乳刑部

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律令刑灋徒隸按覆讞禁之政

凡鞫大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志 郎中員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

奏讞同上 龍朔二年改刑部曰司刑光宅元年改刑部曰秋

官天寶十一載改刑部曰司憲同上 都官掌俘隸簿錄給衣糧醫藥而理

其許免龍朔二年改都官曰司僕

比部 掌勾會內外賦斂經費俸祿公廨勲賜贓贖徒役課程逋欠之物及軍資械器和糴屯收所入京師倉庫三月一比諸司諸使京都四時勾會於尚書省以後季勾前季諸州則歲終總勾焉龍朔二年改比部曰司計同上

司門 掌司關出入之籍及闌遺之物凡有召者降墨敕勘銅魚木契然後入龍朔二年改曰司關上

不習文 屈突通為刑部尚書自以不習文固辭

每覆大獄必歔欷 劉祥道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欷累嘆奏決日為再不食

案無留辭 李適之遷刑部尚書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

在朝堂流涕 常倫從狩奉天關播罷為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狀使天下至此不失為尚書後何勸開者懼其公

議姑償死 柳公綽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闘且其子

在以妻而戮母非教也竟減死出舊史

侍郎鈌宰相屢進名 李道裕貞觀末為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鈌宰相屢進名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頃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

言佛骨 韓愈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言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具騰沓繫路愈聞惡之乃上表以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惟刺耶貶潮州刺史

裒彙敕令可用者 劉瑑遷刑部侍郎乃裒彙敕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拼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家法推其詳

決剖如流 王播進刑部侍郎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讞科條叢繁播悉置格律坐隅商處輕重決剖如流吏不能竄其私

惡緣黨人

斥白居易分司東都召拜刑部侍郎二李黨事興險刻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毁譽若旦暮然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斥乃移還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本傳

刑曹既清 吳陟轉刑部侍郎時主計臣延齡以險刻貴倖而與京兆尹充相惡以危事中之充坐譴已又逮繫其吏峻繩之事下司寇主奏議者欲文致而甘心焉公侃焉持平拄彼岳岳君子聞之善知其道不私刑曹既清以餘刃兼領選事劉禹錫吳公碑

倡飲省中 冉祖雍歷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為御史劾奏

滯郎位 蔣沇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遷沇以故滯郎位不得調衮代相聞士議恨沇屈故擢御史中丞

元稹馮宿刑部郎中制 亟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礙恕縱則生姦維是四者持刑之難

宰畿甸 韋夏卿遷刑部員外郎時仍歲旱蝗詔以郎官宰畿甸受奉天令課第一改長安令

應得才

望李林甫源乾曜執政乾曜子潔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

草冊劉廼大歷中召拜司門員外郎德宗初進郭子儀為尚父時冊禮廢視詔文者不適所宜宰相崔祐甫召廼至閣草之少選成文詞義典裁

溫敏靜專白居易王鎰刑部員外郎制刑曹郎秩朕詔執事擇可以善於其職者而殿中侍御史王鎰自居殿中能察非決連鞫庶獄多叶平允加以溫敏靜專可當是選一歲之獄決在秋冬今方其時宜敬乃職

求郎之難豈敢輕易書曰庶獄庶事予罔敢知此乃周文王之所理天下也惟獄惟事會於南宮求郎之難豈敢輕易今者各有所授皆為清秩杜牧刑部都官員外郎制

德宗欽其才召拜比部員外郎武元衡

比盤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國史補

工部六　事具司空門

白冬官　尚書大司空亦曰冬卿　侍郎小司空　孔工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山澤屯田工匠諸司公廨紙筆墨之事百官志

工部郎中員外郎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同上　武德三年改起部曰工部龍朔二年曰司平光宅元年曰冬官同上　屯田掌天下屯田及京文武職田諸司公廨田以品給馬同上　虞部掌京都衢閈苑囿山澤草木及百官蕃客時蔬薪炭供頓畋獵之事同上　水部掌津濟船艫渠梁堤堰溝洫漁捕運漕碾硙之事同上　以工部尚書持節宗室昌以工部尚書持節使吐蕃既還金城公主請明疆場石赤嶺土盟遂定還以奉使

有旨再遷吏部兄弟相代閣立本代立德爲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爲入座時論榮之今之尚書漢公卿也言動可否屬人耳目馬周不專率四屬程百工倫位於冬官而已白居易韋貫之工部尚書制以東宮恩拜侍郎歸登諫獻女柳公權爲侍郎召問得失因言郭旼領邠寧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嫌疑間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盧陵王妃事是日帝命中官自南內送女還旼家於制兄弟不並臺閣出爲雲陽令張文瓘再遷水部員外郎時兄弟爲戶部侍郎於制兄弟不並臺閣出爲雲陽令入省不數中省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閑簡無事時謗曰屯田水部入省不數出南部新書參來瑱府結元進水部員外郎參來瑱府結說曰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泣諫於玉階之下蔣係轉工部員

外郎又遷本司郎中皆兼史職宰相宋申錫為北軍羅織罪在不測係與諫官崔元亮泣諫於玉階之下申錫方減死時論稱之

固請閑官侍養 崔沔拜中書舍人時母疾在東都沔不忍捨之固請閑官以中侍養由是改虞部郎中舊史

辭控鶴之職 舊史貟半千長安中五遷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之職古無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輕薄非朝廷進德之選上疏請罷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

以水曹郎處張籍 白居易張籍制文敎張則儒行顯王澤流則歌詩作若上以張教流澤為意則服儒業詩者宜稍進之頃籍自校秘文而訓國胄今又覆名揣稱以水曹郎處焉

虞曹 同上

李翺虞部郎中制虞曹郎缺命以序遷

尚書七

白八座之尊 百揆之首 賈稱為尚書稱百揆之首 端右之職 王戎為尚書稱端右之職 尚書兵 鮑永拜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將兵集河東皂襜稱鮑尚書兵也 尚書履聲 鄭崇字子游數上諫嘗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白衣 後漢鄭均病章帝東巡幸均舍勅賜尚書祿終身時人號曰白衣尚書 典樞機 張安世拜大司馬領尚書事典樞機 回車駕 陳嶠為尚書車駕卒至尚書門嶠跪曰陛下何之曰欲案行文書嶠曰此臣職分陛下不宜臨臣不稱職請黜退帝慙回車駕 天子喉舌 後漢李固上書曰陛下有尚書猶天有北斗北斗是天之喉舌尚書是天子之喉舌 就家 晉阮孚事見吏部門 賜劍 陳寵為尚書帝賜諸尚書劍署陳寵劍曰濟南椎誠 納言 應劭漢官儀曰尚書虞官也書曰龍汝納言帝命惟允 詔 漢明帝詔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

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慎歟

鍾離尚書 鍾離意爲尚書匈奴羌胡歸義詔賜縑郎曁鄧詔以三百爲三十詔轍之欲死意諫曰云云上曰非鍾離尚書朕擬降感於此耶

清哉 詔以贓物賜百官鍾離意得珠玉獨委地不拜曰此贓汚之物臣不敢受命曰清哉尚書以庫錢二十萬賜之

當垂拱之朝居端右之職

郎官八

白星郎 仙郎臺郎 **含香** 含雞舌香 **握蘭** 起草 **錦帳** 並見漢百官志 **粉署** 仙署 **蘭省** 仙省並省 **上應列宿** 後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光武不許賜錢十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任非其人人受其害

出宰百里 漢書郎署之官出宰百里 **水鏡** 樂廣爲尚書郎何晏謂之

水鏡

雉集 蕭芝為尚書郎有雉數十恒集芝舍當直送至洛陽及應休飛迎上其車

三臺之妙 王諫除尚書郎習練國典三臺之妙

題柱 田鳳為郎容貌端正每入奏靈帝目送之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鳳字李宗

伏閤 馮豹為郎每奏事未報常休省閤或乃從昏至明天子默使小黄門持被蓋之帝曰勿驚也

駐車待漏 樊梵字文濟為郎每欲奏事常駐車待漏

襆被 魏舒為郎時選郎或非其人論者沙汰之舒曰我則其人襆被而歸

同舍償金 直不疑事見錯誤門

避杖 欒訟為郎漢明帝性褊以事怒之訟乃走入床下帝引杖撞之曰郎出訟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以杖撞郎帝乃止

解縛 韓宜字景仁為郎以事受罰文帝輦過問此誰縛曰尚書郎韓宜上念臨淄侯乃輕車解縛

白首 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為郎帝問之曰臣三朝不遇

三朝不遇 見上

十年無過

徐防性周慎在臺閣十年奏事無過**分曹**寓直**為郎**　**居列宿之位**　**入粟**

漢有入粟為郎**父任**張安世以父任為郎**三入承明廬**文選**建禮**漢官儀制尚書郎三

作文字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懷香握蘭趨走於丹墀**青縑**漢官儀典職尚書郎給青縑白綾被或以

錦被**山郎**漢楊惲為中郎將故事令郎出錢布市財用給文書乃出休名曰山郎注財用之所出故名曰

山郎終歲不得休而富郎遨遊於外惲乃罷山郎移吏度大司農給財用注揔計一歲所用移以官錢供不取

於郎**比秩**後漢和帝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郎以比秩為真也**直臺上**藥崧為郎家貧獨臺

上一無被枕食糟糠帝夜入臺見崧問其故甚嘉有此制大官賜尚書已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吏二人

交禮晉職官志八座初拜皆沿其舊制並集都座交禮遷又解交焉**補缺**每一郎缺自試孝廉能給

文案者五人詭封郎選衰財記漢武時入財者得補郎郎衰者也
奏其名以補之

内翰九

知制誥侍講侍讀

孔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百官志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符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同上明皇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

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勑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内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任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内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則居宰相下一品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文學士洪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也顧問率至夕段文昌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遂為承旨穆宗即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夕乃出論書詔勤杜元穎以右補闕為翰林學士敏文詞憲宗特所賞嘆吳元濟平論書詔勤遷司勲員外郎知制誥

多識朝章穆宗以元穎多識朝章尤被寵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為學士承旨

居翰林最久杜審權入翰林遷學士承旨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

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筭杜羣懿為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與調發綏俠書詔叢浩羣懿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算帝倚重

辭不如旨常洪景以左補闕召為翰林學士蘇光榮為涇原節度使洪景當草詔書辭不如旨罷學士

北門學士劉禕之遷洪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興元萬頃等皆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

八塼學士李程召為翰林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懶日過八塼乃至時號八塼學士

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沈傳師入翰林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

宰相臣自必知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

弟兄踵召

吳通玄德宗立弟兄踵召為翰林學士頃之通微遷職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並立制誥凡帝有譔述非通玄筆未嘗慊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並位贄文高有謀特為帝器遇且險難有功通玄等特以東宮恩舊進昵而不禮見贄驟擢頗媢恨

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

陸贄自恃勁正屢短通玄於帝前欲斥遠之即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宗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通元怨日結

求兼京兆户曹

姜公輔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尚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求兼京兆户曹參軍事

美哉斯言

李絳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德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

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德遠邪佞每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者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相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不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羣錢徽韋洪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帳便坐

腹心之地

絳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䟽槖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如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卿知之矣

常以輩行呼而不名

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太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終小心精潔未嘗有

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

周盡事情 陸贄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熟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

數陳讜言 崔羣遷翰林學士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為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他學士不得上言矣固辭見聽本傳

夜被旨草詔 韋澳進學士承旨與蕭寘皆為宣宗禮遇每二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安者即遷延須見帝開陳可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敕使何如澳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搖首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荅曰若謀之外廷則大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至緋猶可衣紫即合為一矣澳愧汗不能對

乃罷

父誡不得任近職 常溫爲翰林學士先是父綬在禁庭捐憂病廢故誡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因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誥

不專取辭藝 常貫之帝以陸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專取辭藝奏罷之

蜀纈袍 常綬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纈袍覆而去其侍遇如此

金蓮炬 令狐綯入翰林爲學士他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鑑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綯摘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又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綯至皆驚

帝稱其長者 錢徽爲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從容言他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

稱其長者**諫無名貢**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卻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梁守謙為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嘆曰一字可益耶銜之以論淮西事罷

學士欽人爭薦丞相所善者韋表微俄為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士欽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居翁右柰何荅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

武宗賜以宮錦德裕贈以玉帶封敖會昌初以左司員外郎召為翰林學士敖屬辭贍敏不為奇澁語切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痍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出賜以宮錦劉稹平李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時敖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惑德裕以能明專任已以成功謂敖曰陸生恨文不逮意如君此等語豈

易得邪解所
賜玉帶贈之

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者惟鄭顥以尚主而璩以寵升云

高璩以拾遺為翰林學士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者惟鄭顥以尚主而璩以寵升云

詔假光宅里官第

王涯再為翰林學士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藁定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詔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

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

李德裕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父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數召見賚獎優華

三俊

李紳為翰林學士與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

捉筆遽成辭皆允切

劉瑑大中初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關隴戍處置繁書詔夜數十捉筆遽成辭皆允切

頗牧在禁中

畢諴召入翰林為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諴援質古今條破

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禁中署卿為朕行乎誠唯唯

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為不及

陸扆累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扆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為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扆獨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庭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

腕可斷麻不可草

韓偓為翰林學士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職內署可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謀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艴然出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

成文粲然

鄭畋入翰林為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粲然無不機要當時推之

掌書王命

白居易馮宿知制誥制吾聞武德暨開元中有顏師古陳叔達蘇頲稱大手筆掌書王命故一

朝言語煥成文章朕承祖宗思濟其美馮宿為文甚正而我誥命忽思潤色之聽諸人言曰宿也可勉繼顏陳無辱吾舉

訓辭溫厚有典誥風

崔元翰知制誥訓辭溫厚有典誥風然性剛褊不能取容于時孤特自恃掌誥凡再期不遷

父子繼美

賞至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譔冊既進藁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至頓首嗚咽流涕

對掌書命

蘇頲陸象先狄崇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頲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頲始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今朕得頲與乂何愧前人哉

上疏極諫

蘇源明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都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其不可者十臣聞子不諫於父不孝也臣不諫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苟榮冒祿圈牢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圈牢之中

將使樵夫指而笑之帝遂罷東幸

翰林侍講 崔鄲拜翰林侍講學士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勉曰朕少間當請益高鉞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諮詢天下之人不知有向儒意帝重咎謝咸賜錦幣

稡擷經史為要錄 鄭澣本名涵入翰林為侍講學士帝使稡擷經史為要錄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擿問之隨即酬析無留荅

每以厚風俗黜朋比為天子言 鄭覃為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為天子言之故終為相

世榮其遷 高元裕自侍讀為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

迎以師禮 馬懷素玄宗詔與褚無量同為侍讀更日番入既叩閤肩輿以進或行在遠聽乘馬宮中每宴見帝目送迎以師禮

問閽何人 許康佐為翰林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為文宗寵禮帝讀春秋至閽弒吳子餘祭問閽何人邪康

佐以中官方強不敢對帝嘻笑罷後勸書進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閹寺令官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為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邇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之福也於是內謀翦除矣康佐知帝指因辭疾

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

崔梲初梲為學士常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梲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樂五代史

翺翔禁闈出入諷議

杜牧滁制

蘇

兼京兆戶曹

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

元稹翰林制

使吾言語文章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綍垂之而為典訓白居易

白孔六帖卷七十二